吴明瑜：为小平同志起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

《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



对于中国来说，1978 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大事，都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1978 年 3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次盛会被誉为“科学的春天”，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吴明瑜当时在中科院工作，是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他参与起草了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稿，见证了大会从筹备到开幕的全过程。对于吴明瑜来说，那一年春天，给他留下的记忆最为深刻。以下是吴先生的回忆。

1 拟定初稿

1977 年 9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知，宣布将在第二年的 3月18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根据全国科学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的决定，由我和林自新负责起草华国锋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稿，罗伟起草方毅同志讲话稿，胡平起草郭沫若同志讲话稿。郭老的讲话稿就是后来发表的《科学的春天》，收录到了中学语文课本中。

四个讲话文件中，最重要的是华国锋和邓小平同志的稿子，因为政策声明都在这里边。我和林自新当时想，小平同志的讲话应该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对科学工作的政策，以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讲话稿中的很多重要观点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当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归纳的，有很多是 1977 年 8月4—8日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他的原话。

起草过程中，时任中科院副秘书长的童大林提出，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马恩全集”中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有几段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非常生动：“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企业里面是专家，但同时又是生产工人，因为他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是受剥削的。再有教师，他们一方面是学者，同时又是生产工人，因为他们为学校老板创造剩余价值，也是受剥削的。又如艺术家，如果他们是在街上自由卖唱的，是自由职业者，就不属于生产工人的范畴；但如果在剧院里面为剧场老板卖唱，他们就是生产工人，他们的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是被剥削的。”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年4月16日

根据这个分析，我们在小平同志的讲话稿里坚决地写上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当然因为原文太长，所以简化为：“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同时还写道：“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小平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向全国公开的，这比1962年“脱帽加冕”的规模还要大，影响还要深远。

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一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两个主要论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是关于科技工作的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如何配备干部，怎样选拔人才，学术上要坚持“百家争鸣”方针等具体的内容。

小平同志认为第三部分也很重要，他有一次跟外国人讲，“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也很重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非常喜爱。1989年他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了一段话：“过去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不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不是‘老九’，而是第一了。”后来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认为，小平同志讲“第一”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个序列，他讲的是“第一重要”，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因为科学技术推动了其他的生产力。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他最后的十几年，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越来越感觉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至于华国锋同志的讲话稿，因为他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因此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我和林自新商量之后，决定去请教一下胡耀邦同志，当时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他非常关心科学工作。耀邦同志建议华国锋同志的讲话应该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他说，在旧社会里，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了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政权没有改变，还在反动分子手上，他们根本不会去推动科学工作的发展，更不可能来“教育兴国”。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口号，叫“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我们一听，这个设想非常好，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就是说要“科教兴国”，要搞“四个现代化”，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在于教育，要培养人才。我们听耀邦同志讲的时候非常激动，所以接受了他的建议，回来后就把讲稿按照这个精神起草了。这样，我们初拟的华国锋同志讲话稿和小平同志讲话稿的精神是一致的。

2 定稿的阻力与小平同志的坚定

这两个讲话稿写完后，同时送上去。但华国锋同志的讲话稿迟迟没有回音，后来我们得知华国锋同志弃用该稿，又请人重拟一稿，还是表达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为小平同志准备的讲稿当时在国家科委和中科院领导层中审议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给小平同志的审查稿也很快有了回音。小平同志只在段落上和个别字句上做了些调整。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小平同志在1978年2月底说过“国家科委替我起草的大会讲话稿，我看了一遍，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讲话稿中的意思多半是我过去讲过的。”

但小平同志的讲稿却有来自上层的阻力。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政治局会议讨论讲稿时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为什么没有写进

去。会后方毅同志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大会开幕的前一天，讲话稿要付印了，时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打来电话，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建议修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第二条意见与小平同志讲稿的意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称，是指知识分子的整体队伍，是从整体上肯定知识分子的。说“有了一支”是多大的比例呢？！我们与方毅同志讨论这个事情，明确提出了这个看法，方毅同志立即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说，第一条意见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状。

1978 年 3月18日，人们期盼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人已经泪流满面。我当时在广播中听到邓小平讲话时感受到的解放感，现在还有印象。

现在的人们也许不明白这话在当时的分量。而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都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最大自豪。原因在于，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比作“毛”，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划分的。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的。“文革”中，中科院 80% 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甚至“外国特务”，很多人因此没能活下来。所以，小平同志的讲话，在当时实在是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院士来开会的时候 70 多岁了，听了邓小平讲话，哭得老泪纵横。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院士说：“我 82 岁了，从今天开始要当 28 岁来过。”人们心里都有数，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再度复出之后，华国锋的权威已经逐渐边缘化。所以，在邓小平讲话之后7天，也就是 1978 年 3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讲话中说了些什么，大家就不那么在意了。31日，大会闭幕这一天播音员代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朗诵《科学的春天》一文，再次将会议推向最高潮，宣布“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3 深远的重大影响

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不断，大多以知识分子为对象。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是改弦更张的大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此前知识分子头上都有一个紧箍咒，说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了运动总要挨整，谁受得了？现在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里边的优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开拓新生产力的人不就是优秀分子吗？这一下子解放了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科学大会整个改变了社会风气，使人们向往去追求知识、追求科学，这才有了后来新时期人才辈出的新局面。我觉得这是科学大会最重要的意义，功莫大焉。

科学大会把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地位。现在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当时已有千斤重。过去动不动就批判科学工作搞基础理论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工农。而实际上科学实验就是一种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实践。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巨大的进步。”有了这一条，过去对科学的无谓的错误干预就取消了。小平同志的讲话有着深远的影响。

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前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纠正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科学大会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等提法，是对多年来宣传某些“最高指示”核心观念的重大突破，也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理论战线上的代表性硕果，也为随后的真理标准讨论奠定了舆论基础。

吴明瑜 原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科研组织管理、科技政策研究和经济研究等。